



玫瑰

M.R.S.



文
五
思

阿
國
門
和



玫

瑰

(新詩集)

陳
醉
雲
著

版出局書潮春海上

十七、十一、十五、付排。
十七、十一、三十、初版。
一
二〇〇〇

每冊實價五角

上海施高塔路四里春湖書局發行

寫在玫瑰前面

在一九二三年左右，我也曾寫過一些詩。不過並不
多作，祇在生活發生變化，情感上失了平衡時，就寫幾
句解解悶。中間曾經有一個時期，全副精神被革命的高
潮所吸引，憧憬於將來的理想事業與理想社會，還簡直
把詩及其他文藝看作「閒情逸致」的東西了。後來，種
種事實擺在我的眼前，知道人還是這樣一種人，社會還
是這樣一種社會，要他們完全離開舊道路，舊軀殼，去

突飛猛進，簡直是不可能的，再花上「十年教訓」，來作心理上的建設，恐怕還不見得够，或者連心理建設也會受種種阻礙。并且，經驗與事實告訴我，知道文藝與美術，實在是人類生活上最重要的東西，而且也是達到精神的醇化美化及心理建設的養料。於是，我纔又同文藝親近起來了。

今年春間，在杭州的旅舍中生着小病，可是因為身體不適的反應，反使精神覺得興奮，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多久不彈的老調子來了，就寫了一篇詩——玫瑰。過了幾個月，又寫了一篇月光，一篇秋。最近，承康農與友

松兩兄的敦促，又在六天之內一連寫了三篇——落葉的輓詞，海的舞曲，眠歌。從前的舊稿，本來也有好幾首，可是我不打算去蒐輯它們了，現在祇收了解脫忘了我罷兩篇，聊作過去的生活的紀念。於是，我的這本集子，就以此因緣而出版了。

在我的意思，做詩最好不必拘泥於規律，甚麼方式適合於表現自己，適合於表現自己的思想，情感，想像，作風，就用甚麼方式好了。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去模倣從前的五絕，七律，以及模倣西洋的八行詩，十四行詩等等。在這本集子裏面，我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

是玫瑰月光兩篇，也許就是因爲寫的時候比較自由的緣故。但是海的舞曲等四篇，不知怎樣，忽然又作繭自縛起來，把行數排列得那樣拘板；雖然形式上似乎工整一點，但我總覺得有點短氣和踟躕的樣子。

至於我上面所說的表現自己，也並不是怎樣絕對的表現自己。一則，寫出來要在人家可以瞭解的範圍之內；二則，所謂「自己」者，也就是多數人的一面，好比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一樣。一個人的生活，當然要受着環境的影響；一個人的思想，情緒，也和別人具有共通作用；所以從個人的冶鑪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同時

也就含着社會性的成分。現在正是鬧着「個人文學」和「社會文學」的問題的當兒，怕會因此牽涉到我這句話的上面來，這是應得讓我把「表現自己」的意思辨明一下的。

詩，總是帶着情感性的東西。我本來也很想積極，樂觀，但是因為環境與自身的緣故，使我很難如願。

關於環境呢？我覺得對於那種驕與諂的奴才氣實在看不慣。譬如在政治機關服務，本來也和在別的機關服務一樣，是沒有不可以的；說得質直一點，大多數人也不過一樣的爲着飯碗問題而已。但是一般人一做了官，就

每每自以爲了不得，別人也就從而露出羨意與諂態，這却未免太卑鄙了。這一點，都市中似乎比較好一些，譬如在同一里巷裏面，住着從前的什麼「督軍」「省長」之類，大家也不過把他們和平常的阿二阿狗同樣看待，不會特別去媚諂他；可是到底也不行，試看所謂代表與論的報紙上，不是充滿着奴才氣，連現任職官的名字都不敢直稱嗎？因爲這種奴才氣的瀰漫，便什麼進步都沒有了，到處所見的，多是蠢態，醜態，使人感到還不如早一點離開這個世界；但是爲了自然界的景象，爲了藝術的趣味，又使我捨不得這個世界。於是愛與憎的觀念便在

我的心中顛倒着了。

關於自身呢？腸胃間的沉痾，與時俱深，差不多已成不治之症，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與金錢去治療，也祇好由着它去；可是這病與貧的壓迫，却已夠消受了。自己的身體，既然使我不能積極，而環境的現象，又使我深感失望。所以我最近的感想，覺得賈誼早死，屈原沉江，也並不是怎樣沒意思的。自然，我不想同他們去比擬，而且也決不去自盡；不過假使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向着我說道：「我們的社會裏，不需要你的存在了！」并且想用一種較為好聽的名義，來結束我的生命，那

麼，我覺得也沒有甚麼不好。

唉，我爲甚麼要這樣說呢！我的理性似乎又在告戒我了：「你應該向『積極』和『樂觀』這兩個偉大的名詞懺悔！」然而在我的詩裏，却已不免流着哀惻之音了。

耶穌說：「誰配拿石頭打人！」當然，我們決不該像法利賽人那樣的濫用石頭。可是我却覺得有了愛就未免有憎，對於一切事理，每每主張愛憎分明，這却頗犯了佛家的「嗔」戒，因爲憎也是一種嗔念。那麼，似乎也該懺悔一下罷？然而這一層我却覺得不必，因爲我對

於任何個人，並不會懷着絲毫惡意，我知道他們背後都有一種背景，都被一種「既成制度」與「既成觀念」欺騙着，支配着，驅使着，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我所憎惡的，祇是那些腐舊的制度與卑劣的觀念而已。（所以我覺得不必去攻擊個人，要攻擊不良的制度與不良的觀念，纔是澈底的辦法。至於人，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多是隨環境及制度思想而改變，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我主張在未生之前設法制育，不贊成在已生之後任意殺人；有罪的尚且不必殺，無辜被戮的尤其可慘。試問「竊鉤者誅，竊國者王」，誰能夠把罪狀十分公正的辦

理，使當時及後世的人們平憤釋恨？更有誰可以假借一種缺少遠大眼光的罪名來任意殺人！這個意思，現在既然感到了，便好像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就順便的說出來了，讓我附贅在這下面罷。）想來這樣的憎法，是沒有甚麼可以疵議的。

環顧國內的文藝界，除開虛聲的或私人關係的互相標榜外，似乎並沒有多大真實的成績。——真能做出一些成績的人，「批評家」又反會對於他們不懷好感，或者甚至於加以傾軋，誣蔑，中傷；所以便更難產生好的作家與好的作品了。——虛聲標榜的文字既可受一般人的

歡迎，那麼，我這冊詩集的出版，想來也不至於會使讀者怎樣不快罷，於是我也就不再說些甚麼「災梨禍棗」的話了。

一九二八，十一，九，於上海

目次

玫瑰	一——二六
海的舞曲	二七——三四
月光	三三——三五
眠歌	三六——三七
落葉的輓詞	三七——三六
秋	三七——三九
解脫	三九——四三
忘了我罷	四三——四四

玫瑰

和風喚醒了春睡，
生物們誰不閃着喜悅的光彩
誰不綻出了生命的青翠！
她——可愛的玫瑰，
也含着蓓蕾，
愉快地沐着朝暉。

燕子從南方飛來，

把所見所聞告知了一切花卉，

她們便都笑顏逐開：

桃花是紅光灼灼，

梨花是淡白嫵媚；

我們的玫瑰呵，

她更出落得倩麗可愛！

她在大自然中顧影徘徊

宇宙給她以智慧，

星月給她以光輝，
更有雨露給她以點綴。
雕欄玉砌雖然富貴，
但是那些塵俗的氣味，
也許會把她的天真掩蓋；
有如雲雀需要高飛，
豈是金絲的籠子所能範圍！

滿郊的嫩綠成陰，
鶉鴉一聲聲喚着新晴。

她呵，她的恬靜的心境，
便漸漸地增加奮興：
她要睜開眼睛來看，
更要擴大那幽閉的胸襟，
去和萬事萬物相鳴相應。

這個時候呵，
風鈴悠緩地發出古音，
候鳥婉轉地囀着新聲；
羣山像宮闕似的湧現，

雲天像大海般的澄清，
蜃樓的變幻更是無定；
這紛紜的光景，
便激宕着她無邊的熱情。

自然的節奏在晨曦中顫動，
她也曾站在高枝上起舞臨風；
搖曳着飄逸的姿態，
使她興酣意濃。
但是有時呵，

她却比什麼都沉默，
她却比什麼都莊重；
正像一個聖潔的處女，
有爛縵的活潑，又有肅穆的心胸！

春的歌者黃鶯爲她而高唱，
春的詩人杜鵑爲她而低咏；
當黃昏醞釀着晚風，
夜色與湖波便相抱相擁，
從它們的懷抱裏，

更漾出紅燈的朦朧與簫聲的悠永！
她的心喲，她整個的心喲，
便開始感到了在甜蜜的洪流中游泳。

她唱着無聲之歌，
流着瑩澈的眼波；
這青春的醇酒呵，
更使她意醉顏酡！
她覺得一切都幸福，
她覺得一切都滿足，

又何必受金冕的污辱，
也無須用桂冠相拘束！

她有智慧的心，

她有高潔的靈魂；

然而幸福常常伴着不幸，

豈沒有無端的危害相迫相侵！

於是她更有利刺如針，

不但藉此保衛自身，

也曾爲了它使愛與憎更加分明！

唉唉，刺啊，刺啊，
它自有它的痛快，

怕再沒有比杜鵑對它更加瞭解：

沒有流血的友誼也許是泛泛淺交，

沒有流血的愛情也許經不起患難的波濤；

雋永的世間味，莫妙於苦中求笑！

所以這爽利的刺呵，

也曾獲得詩人——杜鵑的讚美與愛好。

被暖風熏蒸的滋味是癢癢難搔，
好像到處播散着醉人的歌調。
縣縣的鳥語已經含有睡意，
晴午的柳絮已經漫天飛飄；
如今呵，如今呵，
她的生命的火燄也漸漸燃燒：
她噴溢着蘊藏的青春，
她發揚着優美的衷情，
把那濃烈的氣分——
比芝蘭更芳馥的胸襟，

去和無邊的大氣互相氤氳！

她所點綴的是世界，

她所潤色的是宇宙，

她向真的美的追求，

不問暫時的是否，

蔑視着一切流俗的荒謬，

蔑視着一切嬌揉的理由；

不一定要人贊美，

也不怕人家詛咒，

更不會向任何神祇低首；
即使因此喪失生命，
她也毫無怨尤！

生命的發揮愈力，
生存的期間愈難持久；
現在呵，她將向這個世界撒手，
一瞥靈光，已湧現在俄傾的彌留。
是悲？是喜？是愁？
都不是罷，都不是罷，

她祇是感着意遠神悠！

這無言的宇宙，

這黯然的四周，

這時間的波濤——

洶洶然排山倒海般在奔流，

這永無再見的別意——

怎敵得住待發的車駕與長嘶的黑駒！

去休，去休，

她從此瞋上了最後的眼眸，

讓整個的肢體像落霞一般飛流！

但是濃烈的遺香，
還在空氣中四處飄揚，
即使是不相識者，
也聞到了她的芬芳。
她的生命雖然短促，
却更在人們的心中留下感傷！
聽哪，血液是這般激宕，
思潮又這般奔放，
分明是喪鐘已在各人的心頭衝撞！

雨消風收，

長天的明月如鉤；

如今她的笑渦呵，

祇在淡白的夢中遺留！

杜鵑在空枝上作最後的歌謳，

青蛙們伴着把哀樂齊奏；

試問當着這個時候，

誰不把酸淚潛流！

一九二八，四，二三，於西胡之濱。

原
书
空
白

海的舞曲

天上馳着白雲，
隄上散着牛羊。

這蜿蜒的長隄呵，
峭峭地有如高岡。

牛羊齧着豐草，
斷續地發出澀滯的音響；

這澀滯的音響呵，
恰似絃索初張。

從遠遠的平原上，
緩緩地傳來了打稻的聲浪。
那些農人，真像樂師一樣，
這音調是多麼愉快，悠揚！

飛鳥馱着夕陽，
像是海風浴着一羣金色的女郎；

從她們的背上，
更帶來了營壘中的喇叭的晚唱。

從那高高的隄上向外一望，
啊，祇見一片的白浪，
奔湧，跳盪，
上有闊翅的海鷗縱橫飛翔。

白浪浩茫，
浩茫中微有一綫遠樹蒼蒼；

這長長的島嶼，
不料如今幾同平放着的手掌。

萬物似都歡暢，

祇有海的情緒帶着激昂：

它漸跳漸急，

心中像是有些感傷。

唉，海波喲！

你爲甚麼要把頭向着岩石衝撞？

你爲甚麼又這樣的眼淚汪汪，

甚至於想把淚滴撒向天上？

倘若這是遊戲的呢，

又何必如此粗暴？

倘若這是當真的呢，

又何至如此心焦？

唉，你好像傷心者的狂歡，

你好像失意者的苦笑；

你心中似有鬱憤難消，

借着遊戲發洩你的牢騷！

天是漸漸的暮了，
風是漸漸的急了；
那血輪似的落日，
已在狂飲怒濤！

啊，那海岸，那荒島，
烟囪林立，
直上雲霄，

有如豎着魔鬼的巨蠱。

那些濃烟染着夕照，
又是如此的燁燁如燒；
幾乎使人疑是烽火連天，
禁不住心驚肉跳！

而四圍襲來的黑暗，
更如可怕的羅網瀰天掩罩！
唉，海，這種種呵，

也許使你更加暴躁！

你是怒了，深深的怒了，

向着黑暗抗拒，阻撓！

喘氣時，如同巨舶的長烟繚繞，

瞪目時，更似燈塔的電炬猛照！

颶風做了你的喉舌，

爲你而咆哮，吼嘯；

而你的迅疾的脚步嘯，

也幾乎已使宇宙動搖！

＊

＊

＊

＊

啊，海嘯，你應該休息休息哩，

現在已可不再憤怒，驚悸！

看哪：那遠遠的東方，不是已有一線開霽？
不是還現出了瑪瑙色的美麗？

那位帶着光輝的使者，

穿着縞裳素衣，
已從地平線下拾級而登，
已經冉冉地湧現天際！

她把眼眸微微睜開，
俯視着大地與大海；
這愛與美的光輝，
便使無邊的陰霾逐漸奔潰。

那光輝呵，初起是瑩瑩的一線，

接着化成盈盈的一片，
更向四遠擴展，
便充滿了世界的一切空間。

還有天上的每一顆星，
也都含着每一分光明；
她們呵，也一樣的會使天宇澄清，
也一樣的會使大海寧靜。

哦，海嘯！

這時你已不像剛纔那樣顛簸，
祇有心胸還在起伏，
而面上却已露着笑渦。

海啊，舞罷，舞罷！

這時正是柔和的節拍，

已不是鐵板與銅琶，

應該使你的姿態舒緩，優雅！

那暖流呵，有如你的情人，

她不辭艱辛，遠行，
脉脉地投入你的衷心，
重溫了你的垂冷的熱情。

那可愛的季候風呵，
又從盛開着橙花的林中吹來。
啊，這是南方的氣味喇，
這真是南方最愉快的氣味！

從奮鬥中得到愉快，

從愉快中不忘感慨；
你已經比我們更理解世間的趣味，
已再也不必在生命的歧途上徘徊！

請把你的和諧的音節，
去消除人家的嘆息；
假使有一個人悲泣時，
我知道你定會煩躁嗚咽！

請把你的璀璨的明漪，

去使人家歡喜；
假使有一個人不歡時，
我知道你又會悵悵悵記！

啊，樂調是如此柔曼，
夜色是如此幽美；
即使是猛虎，雄獅，
也會如馴羊般的婉嬾，低徊！
啊，樂調是如此柔曼，

夜色是如此幽美；
也許你是更快樂了，
將會因喜極而掉下大粒的眼淚！

哦，海呀，海！

這一切是多麼使人陶醉！

良宵有如美酒，

我將爲你滿飲這歡樂的一杯！

哦，海呀，海！

這一切是太使人陶醉！
我願一切有情的人們，
也爲你滿飲這歡樂的一杯！

一九二八，一一，五。

原
书
空
白

月光

今夜的南風是如此爽朗，
吹遍了楊柳如絲的水鄉。

水藻的氣息又是那麼溫馨，
風中也不會含有些微魚腥。

呵，你聽，古寺的鐘聲正在長鳴！

從那和平的靜寂中，

鐘聲緩緩地播散在廣漠的太空。

啊，這廣漠的太空，

有如蔚藍的穹籠；

一痕蛾眉樣的銀月，

便在無限蔚藍中露着無限晶瑩！

月光悄悄，

向着水面低照。

四圍是這樣寂寥，

遠山沉沉地如在俯身晚禱，

鳥類也不再喧噪，
好像都受了月光的撫慰，
從不可抗的靜止中停了一切紛擾。

但是，
宇宙的脈搏却更活躍，
宇宙的內心却更諧和，
雖然表面靜止着，幾如古井不波。
這時，一切萬有，
正像一道深厚的潛流，

推攆着生命的節奏，
從更美的旋律中表現出它們的優秀。

祇要睜開了智慧的雙眸，
這交響樂是非常瑰奇輕柔，
可以從你眼底流到心頭，
也許會使你整個身體如在夢中飄浮。
啊，你看那亭亭的白蓮，
浴着皎皎的銀烟；
嬉水的小魚若隱若現，

從喋喋中把一個個圓圈畫在水面。

臨水的院宇沉沈如夢，
白粉牆上的鏤花窗孔，
本來已够玲瓏，
加上了蕭疎的竹影，
更在玲瓏中做出朦朧。
朦朧，朦朧，
白楊葉子颯颯地在岸上翻動；
那不可思議的光彩，

那不可思議的姿態，
更給人以銀碧色的感慨，
也許會使你悄悄地彈一滴清淚，

啊，杜鵑是已經死去，

鴉鵑是已經歸去，

這可愛的良夜，

如今未免寂寞幾許！

流光不能長駐，

好景每難再蘇，

誰沒有朋儕凋零之感呢，
縱然青春還暫時給你留住！

幸而簫聲曳着一縷慰藉的衷腸，
它好似生有無形的翅膀，

裊裊地來自遠方。

啊，這良夜的幽唱，

這纖弱的聲浪，

與其說是愉快，

還不如說是哀傷。

但無論是愉快，是哀傷，
總一樣地使人心神激昂！

何況，它的訴說越吐越深，
它的哀思越引越長，
把無限的衷藏，萬鈞的力量，
都化作遊絲一般裊裊飄揚，
在月明如畫的空中，
在盞澈如鏡的水上，
怎不令人悠悠神往！

遶遶沉思，悠悠神往，
幻想的羽翼漸漸開張：

『那是中古時代的城市罷？
街上肅穆地染着月光。

一個騎士倚身於路燈的柱上，
手托着詩篇高聲曼唱，
氣概是英俊而且軒昂。

『忽然，號角聲遠遠傳來，

臨街的窗戶紛然齊開！

這時呵，那騎士已躍登馬背，

輕輕地揚鞭一捶，

便踴躍而前，絕塵如飛。

許多站在門首的少女們，

都在月光中把白巾向他紛揮，

祝福他爲人間剷除災害！』

不料眼前一亮，

現實的影象，

打破了這羅曼斯的幻想；
原來是一隻白鷺在水面飛翔，
一霎間，已杳杳地飛向遠方。
仰看着天上的月，
依舊是那樣明亮，
依舊是那樣慈祥。

它把純潔的光輝，
送給一切人類，
更送給一切鳥獸與花卉；

試問任何賢明的慈母，
可有它那樣無偏無私的愛！
但是幸福與命運呵，
爲甚麼又慣把人們兩樣看待？

像這一片和善的景象，
原不像會有悲劇發生模樣；
可是和善的背面，
却每每隱藏着陷阱與天堂。
純厚的掉入陷阱，

狡黠的爬登天堂！

誰叫他們高坐堂皇？

果然是負有賢能，悉孚衆望？

那些奴才們更噉然站在兩旁，

霍霍地磨着刀槍，

唯一的任務呵，

似乎祇是宰割馴良的羔羊！

祇要誰有餘瀝加以餵養，

也誰都可以役使他們如狗如狼！

唉，這世界，
祇有生命是最沒保障！
真的，祇有生命是最沒保障！
也許，也許有一天，
也會被擁到買賣人肉的市場！
唉，我愛這慈祥的月光，
更惦記那月下的迷人的歌唱；
我願在未死之前，
趁生命還沒有殘喪，

再暢覽這慈祥的月光，
再暢聆那月下的婉歌妙唱！

少女們！唱嘯，唱嘯！

請你們在這樣月明的夜裏，

再唱起那婉妙的清歌；

使那婉妙的清歌，

像一片白羽之搖漾於銀色的天河！

有誰能證明比這更偉大的事蹟呢，

如其當着你們這樣的做？

啊，這歌唱的聲音，
是不是發自紅的唇，發自灼熱的唇？
還有那彎彎的髮尖，
是不是新月的象徵？
還有那盈盈的眼睛，
也許是天上的星星？
世界的真理有時變遷？
但月光，歌聲，眼睛，髮尖，
却永遠被人類所惦念！

不過它們總是去得那樣匆匆，
任你怎樣挽留也是沒用。

如今，月色已漸黯淡，

歌聲也不再顫動。

去的已經去了，

逝的已經逝了；

晨風雖是誕生於清曉，

也在預備延攬那市聲的紛擾。

走向市場去的小販，
有的挑着桶擔，
有的提着筐籃，
祇聞悄悄的步伐，
也不見他們左右顧盼。
那一串串的魚兒，
那躺在籃內的囚犯，
却哀哀地睜着兩眼，
口還不住的在喘息，
尾還不住的在動彈。

串住魚兒的是甚麼鎖拷？
原來就是那纖纖的柳條。

這些柳條呵：

曾經迎着和風，在水面低飄；

曾經顧着清影，受月光照耀；

也曾濡着水沫，親眼瞧見魚兒們的嬉笑；

不料，現在竟被人當作繫繫親友的練條！

可憐它們，又都是那樣年青，

祇在世間略一留停，

便被網罟的威力攫去生命！

呵，你聽！

又是甚麼喧赫的響聲？

原來是賣藝的優伶，

在曠場裏把鑼鼓齊鳴。

市集上雖已喧囂，

看的人却還寥寥；

但他們因為飢餓的催促，

又怎能計及登場較早。

嚇，還有那靈活的猴兒，

戴着高帽，

穿着錦袍，

多麼可愛而又可笑！

它并且往來跳盪，

趾高氣揚，

裝出種種驕貴模樣；

但是，天哪，

不幸它却完全忘了自己是正在乞食道旁！

唉，這時呵，
塵土已被觸動而飛揚，
水波已被翻攪而灰黃；
那象徵和平慈祥的月光，
也早已在一切生物的心中消亡！

一九二八，八，二二。

眠歌

哦，這來自隔院的聲音，
這發自慈母口中的低吟，
雖然是薄寒的黃昏，
也彷彿大地回春！

唉，這春氣的泛溢，
這微波的粼粼，

紛紛地融化了我凍結的心，
使我幻想那童年的光陰。

孩子們嘖！

你們真是幸福，

舉着小小的脚步，

正走在最幸福的薔薇之路！

那薔薇之路呵，

祇有快樂，沒有愁苦！

然而這路我是早已走過，早已遠阻，
如今是正在走着崎嶇的險途！

在孩子們的世界裏，
原是從不知有險巖；
他們所想所見的，都是平坦美麗，
充滿着一片天機。

他們對於無論甚麼東西，
都懷着同樣的友誼；

就是對於火燄，毒蛇，
也從不嫌憎，疑忌。

但是入世漸深，
便漸漸在他們心中刻上了傷痕；
傷痕既增，
從此便失去了可愛的天真。

唉，這拭不去的傷痕，
這挽不回的天真，

安得再借慈母的歌聲，
替我們消除種種不幸！

啊，你聽，你聽，

這泛溢於黃昏的歌聲！

我彷彿又躺在搖籃裏了，

仰見頭上的樹葉青青。

搖籃的繩索繫在樹上，

我在籃中靜靜安躺。

蝴蝶飛舞於我的身旁，
小鳥呵，就在枝上歌唱。

還有天上的雲，揚着白帆，
似在蔚藍的海中款款輕泛；
有的更似白衣仙子，
在青絨的幕下往來遊玩。

它們都是我的朋友，
各有純潔的情感和我交流。

萬物雖然紛芸，
從未知道怎樣叫做冤仇。

那時我的母親呢，
她正在井畔洗衣，
榴花飄落滿地，
好像落花也有意慰藉她的勞疲。

她的身體雖然勞疲，
她的心裏却是歡喜，

她不時推動着搖籃，
輕輕地把眠歌唱起。

五月的薰風挾着花香，

困人的時日漸長；

她的聲音也像花氣一樣，

緩緩地在初夏的靜寂裏播揚。

這時呵，我的身子十分安寧，
有如蒼穹那樣寧靜；

祇有小心兒的憧憬，
却似浮漾於天空的雲影。

睡思如蜂翅似的顫振，
縷縷地從耳畔繞遍全身；
於是我的小小的靈魂，
也就如雲影之依傍於星辰。

那時我正是一個無罪的孩子，
清白的手上沒有瑕玷，

純潔的心中沒有邪念，
就很自然地從夢裏進了樂園。

可是好夢照例不長，

幸福每被時間埋葬；

柔嫩的肢體，

會使你漸漸變成木強。

唉，如今我是久已遠離故鄉，
輕易走不到紅葉如畫的道上；

何況慈母已逝，流光難返，
搖籃與眠歌僅是一片空想。

歌聲是杏了，
甜夢是醒了，
祇賸得一腔懊惱，
被昏黑的暮色深深籠罩。

誰能够把時日重遷，
回復那黃金的童年？

誰能夠把白骨重新，
回復那慈母的笑顏？

誰能夠拋下刀槍與棍鎚，
替有罪的孩子懺悔？

因為他們都是無心的錯誤，
祇需要一滴慈憐的眼淚！

誰能夠發出溫婉的音響，
替無母的孩子歌唱？

因爲他們受着疾苦與噴恨的重壓，
連自己也無法療治創傷！

一九二八，一一，七。

原
书
空
白

落葉的輓詞

西風已經安排了別筵，

爲着那些將去的黃葉殷勤祖餞。

夕陽有如紅燭，

也曳着將施的火簍，

漸漸地低了，漸漸地燒到天邊。

這苦杯原不十分甘甜，

但貪飲的楓葉，
多已深深地帶着醉顏。
祇須輕輕的一聲「再見」，
便又飄然的去了一片。

如今鳥聲已不再啁啾，
當筵的清歌又誰來啓口！
難道就這樣黯然的別了嗎？
爲甚麼不臨風昂首，
爲甚麼不把箸碟輕扣？

啊，朋友！

即使有揮不去的離愁，

又何必把身體索索顫抖！

是罷，你們儘着刺刺不休，

大概是在細語那些過去的時候？

真的，在你們短短的歷史裏，

也充滿着可悲可喜；

在這樣日暮天寒的節氣，

雖然沒有爐火，
也何妨說些珍奇的回憶。

陽春四月，自然是最可紀念的時期：

那時風也旖旎，

花也美麗，

青嫩的樹蔭裏，

還有燕語，鶯啼。

後來，繁花落盡，

夏季來臨，

枝頭的果實青青。

雖然失去了童年的心，
却也贏得壯年的性情。

可是如今呢，你們，

不料故舊忽將漸次凋零！

但這也不要過於心驚；

即使千年一春，

不是也還有個窮盡？

試問今來古往，
誰不在身上打了時間的印章！
最好還是讓他像水一樣流浪，
像雲一樣飄颻，
像雨一般下降！

燦爛的生命，
原像火花一般動盪；
祇有無生的東西，纔會永遠安康。

本來是從「無」中來，
原該再向「無」中往！

啊，也許，也許你們會羨慕那暖國的棕櫚：

那裏沒有秋與冬的憂慮，

但有溫暖的風雨；

在多星的高原的夜裏，

或者還可聽到繫鈴的駝羣在道上來去。

可是，不啻，假如可使你們變成一隊行旅，

當着那日光炎炎如炬，
你們又定會夢想故國的和煦。

祇有想像是最美麗呵，
也祇有想像纔最有趣！

去罷，不要怕！

這是很容易，很自然的，

祇須輕輕一擺，

身子就會徐徐落下；

而你們呀，也就可以脫離那久羈的鎖枷！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今日故枝，明日天涯！

去罷，去罷！

世界是這樣廣大，

也許到處可以爲家！

落去的琪花不知幾千萬朵，

老去的瑤草不知幾千萬棵，

萬物都有消長，

逝者有如江河，
又何惜「你」與「我」！

可是話雖如此，
你們到底也太可憐喲！

雖說靜止的餘生未必勝於奔波，
但此去呵，總是吉少凶多；

何況還有不幸的踐踏，比死還要難過！

當那晨光悄悄，

悄悄地照在廣道，
你們又成羣的躺着，
這幾乎使人疑是戰後的荒郊，
而我却蹣跚地獨來憑弔。

祇要偶然風來，便又四下蕭蕭。
這時你們中，有些是神色懊惱，
落地時味的發出一聲苦笑；
有些是依舊恣態自若，
恰如蝴蝶的低徊嬉遊。

從你們的種種神情，
可以看出你們的種種個性；
即使是最後一幕了，
也把各殊的形影，
表現在最後的俄頃。

唉，這最後的俄頃，
雖然是一律飄零，
但也願你們進退分明。

這進退分明，
也就是你們的幸與不幸。

假使你們躺在當路，
想要表示地位顯露，
那麼，那些無情的清道夫，
却會把你們視同糞土，
使你們與糞土同流合污！（註二）
最好辦，

還是飄入蓬窗破戶！

在那裏，住着貧婦，

她們是十分孤苦，

正需要你們的幫助。（註二）

她們是冷了，

她們是餓了，

衣也不溫，食也不飽；

當人家衣錦食甘的時候，

她們却還冷着爐竈！

於是，你們的機會便到了：

給她們以熱罷！

給她們以光罷！

盡你們的力量去燃燒，

即使是最後的一瞬也好！

（註一）當秋末冬初，上海西區各馬路中落葉滿地，每天早晨，那些穿着紅色制服的清道夫，總是毫不珍惜地把它們和馬糞塵

士掃在一起，倒入垃圾車中轆轤然載向
市外。

(註二) 我常常看見貧婦人拾取落葉作燃料，所
以這樣說。

一九二八，一一，三。

秋

當我晨起的時候，
清風像一位好友，
帶來了愉快的消息，
使我忘却夜來的煩憂；
啊，我知道是你來了，
你這可愛的秋！

我困頓於狹隘的籠中，
久已如同拘囚；
自從你來了之後，
頓使我夢想那凌空的高樓。
古人似乎是常常登樓作賦，
然而這幸福我却沒有。

假使有一個小小的窗，
可以容我窺望，
那麼，我一定能夠——

看見你的色相，（註一）

聽清的你的音響，（註二）

并且知道你所來往的方向。（註三）

像現在這樣的天高氣爽，

鳥雀們都在自由飛翔，

祇有人類的一行一動，

却須聽命於金錢的力量。

這是多麼可笑呵，

但事實却是這樣！

據說人生有如轉蓬，
但如今是跬步難動。

如果真的可以乘風馳逐，

我却很願意周流西東；

那時回顧着一切羈絆與桎梏，

我將在長空中把笑聲高縱。

江南原與河北不同，

在那山環水抱之中，

處處點綴着青松，丹楓，
蔚藍的天際，也許還掛着一抹彩虹。
景物既是這麼清麗，
當不會有悲秋的心胸！

如其是黃沙的古道旁邊，
淡淡的夕陽下面，
西風顫着一片衰草，
暮靄映着幾縷荒煙；
這北地的景象呵，

就沒有南方那樣鮮妍。

當那街舍寂寂地如同墟墓似的長眠，
巷口傳來的叫賣聲又是那樣嗚啞如嚙，
在這振觸中，如果有誰想把心事訴給雲天，
但祇有無語的月色，淒冷而且清嚴；
那時呵，這悲秋的淚點，
或許纔會在愁人與思婦的眼中湧現。

真的呵，關山遠道，

誰也飛渡不了。

眼中所見的雲天已是這樣迢遙，
我們也祇能羨慕那無拘無束的飛鳥。
有人想倩雁兒傳遞音訊，
那也祇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懷抱！

人們所能見的——

是木葉漸凋，

是青草漸老，

是許多美好的容顏漸漸枯槁。

到底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呢？
却永遠沒有人能夠知曉！

但這正是最公平的裁判呵，
我們也無須憂愁！

祇有想佔勝利的人，
心中纔戚戚地有點難受！

憂愁也罷，難受也罷，
那待遇無私的光陰，總是毫不停留！

啊，你這可愛的秋！

你雖然將要帶來了一個嚴冷的時候，

但新生的萌芽也在這時成就！

我彷彿聽得遠遠地隱隱地在響了，

那也許就是春的步伐，

正在挾着未來的燦爛邁步前進！

(註一) 指自然界中的秋天的景色，如楓葉蘆花
之類。

(註二) 指自然界中的秋天的聲音，如蟲聲風聲
之類。

(註三) 指秋空中的雲鳥等等。

一九二八，十，十三。

解脫

死之神呀，
請你接引我去罷；
何必把這子遺的一身，
去惹人家的厭憎！

晚蟬已住了聲響，
只賸一片的黑夜茫茫。

唉唉，我的心嘯，我的心，
我的心爲甚麼竟像沙漠那般荒涼！

何處的簫管聲與歡笑聲，

一陣陣在晚風中輕颺，

不知怎樣，

聽了使我涕淚洶瀾，

更引起了無限的悵惘與悲傷！

我將高飛遠引，

遁跡到僻角天涯去麼？

但是旅路茫茫，

何處是我安身的地方！

我想，我想，我深深地想：

飢了也不必去求食，

病了也不必去求醫，

最好雙目一瞑，

國落得個萬事皆空，無憂無喜！

我的友呵！我的仇呵！

我將深深地懺悔，

懺悔我給與人家的痛苦與悲哀。

從今後，

我也不再求他人的憐憫，

我也不再求他人的同情，

我將飄然永逝，

與世無忤，與世無爭！

上苑的繁花似錦，

何惜我這一片落英；
去罷，去，
最好化作微塵，
不要留纖屑的蹤影！

死之神呀，
請你接引我去罷；
何必把這子遺的一身，
去惹人家的厭憎！

一九二四年舊作

原
书
空
白

忘了我罷

聰明而美麗的姑娘呀！
我要是爲了你，
即使受盡人間的侮辱，
我也甘心，我也願意。
祇要有了你，
我已經不算孤立無倚；
人間的榮辱，

又算得甚麼呢！

但是，姑娘呀！

你自己，却決不能微微訶我，

你自己，却決不能輕輕斥我；

假使你也如此，

那麼，我將怎樣的難過！

這好比把我希望的泡影輕輕挑破，

而我的受創的心呵，

也將永遠無處藏躲！

但如今是，使我多麼愴痛呵！
你所得的祇是一種虛偽，
而我的僅有的柔花嫩蕊，
却已被你立時摧毀。
你該知道這正是神聖的事情呵，
有甚麼不可公開？
從此我便失去了苦戰的壁壘，
再也擋不住四面侵襲的悲慨。

你賚着謝過與慰藉的美意，
幾度來到，我也知道；
可是我的心已經碎了，
已不能容受你那珍貴的酬報。
祇有把門兒緊閉，
再也沒有和你相見的勇氣。
這或許使你哀悔難堪，
也祇有請你原諒而已！

在這茫茫的人海中，

好的正多着嘯！

像我這樣的人，

算得甚麼，算得甚麼！

譬如一縷微波，

偶然在你心中打了一個旋渦；

祇須你把風兒一收，

它便會立即消歸無有。

像你這樣的「高貴」「美麗」，

應該奄有一切的東西；

他們自會替你祝福，
他們自會使你歡喜。

僅是那樣小小的損失，
僅是那樣淺淺的回憶，
這又算得甚麼呢，
它又怎能減少你的高貴與美麗？

天上多着絢霞，
地上多着美花；
江上的青峯呵，

依然還是當年的圖畫！

何況柳陰囀着鳴禽，

流水發着清音，

仰看，俯聽，

又那一樣不使你悅目，賞心！

聰明而美麗的姑娘呀！

別了，別了，

從此水遠山遙，

誰也難把踪跡尋找！

原书缺页110-末